



蜀客

著

WANGFEIGUILAI

了因果，落了匆匆
冷箭穿心，冰霜入骨
都不及她泪水决堤，恨透这颗依然爱他的心
世事如棋，人是盘中子，步步成局，步步入局
精心策划的局，却不知原来早已在他人局中，只是那布局之人，何时入了局？
一叶花，开玲珑
了因果，落了匆匆
冷箭穿心，冰霜入骨
都不及她泪水决堤，恨透这颗依然爱他的心
世事如棋，人是盘中子，步步成局，步步入局
精心策划的局，却不知原来早已在他人局中，只是那布局之人，何时入了局？
一叶花，开玲珑

归妃

世事如棋，人是盘中子，步步成局，步步入局，精心策划的局，却不知原来早已在他人局中，只是那布局之人，何时入了局？

一叶花，开玲珑

了因果，落了匆匆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ANGFEIGUILAI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妃归来/蜀客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399-6068-5

I. ①王… II. ①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942 号

书 名 王妃归来

作 者 蜀客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长沙)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孙 逊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43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68-5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小序：

一叶花，开玲珑。

了因果，落匆匆。

轮回之门，不记当年秋叶漫山红。

局外局，为谁布？

梦中梦，一曲今生误。

弦断指凉人终醒，飞花细雨，又是雁来初。

WANGFEIGUILAI
王妃归来



001	第一章	婚宴
008	第二章	雁初
016	第三章	归来
025	第四章	残花与试探
033	第五章	西聆凤歧
042	第六章	惊夜
049	第七章	夜探家祠
058	第八章	局外局
068	第九章	恶魔
076	第十章	还恩
088	第十一章	扶帘婉玉
097	第十二章	枫陵
105	第十三章	杀阵逢生
113	第十四章	交易
121	第十五章	入局
130	第十六章	议婚
138	第十七章	找到真凶
146	第十八章	胜利者



154	第十九章	老将军的信物
162	第二十章	脱身
171	第二十一章	焰脉之变
179	第二十二章	等待终局
188	第二十三章	特殊病人
196	第二十四章	故人不在
203	第二十五章	除夕宴
210	第二十六章	药
219	第二十七章	挑拨
227	第二十八章	来世之约
235	第二十九章	借计使计
243	第三十章	最后的纵容
253	第三十一章	真相
266	第三十二章	终局
273	尾声	
275	后记	





第一章 婚宴

五灵界，焰国，定王云泽萧齐纳侧妃，宴三日。

因是焰皇赐婚，场面比迎娶正妃时更隆重，不仅在朝官员，地方上也都遣人送来贺礼，迎亲的队伍足足排了皇城七条长街，百姓们纷纷观望。

焰国素以复姓为贵，云泽乃大姓，本为焰国古贵族，云泽萧齐因百年前助焰皇登基而封王，是焰国唯一的异姓王，深受焰皇倚重，手握兵权，此番迎娶的侧妃，乃是秦川将军胞妹秦川琉羽。

锦被鲜艳，地毡铺红，一夜花烛将燃尽。

暖意袭人，红彤彤的烛光下，云泽萧齐长身立于桌前，只着雪白中衣，灯光勾勒出冷峻的脸部轮廓，他双手拿着那顶火花冠，神色不辨。

同样的场景经历了两次，面前依稀站着另一个女子。

“我知道你是不得已，我不勉强你，我可以等。”记忆中那女子头戴花冠，笑靥里满盛自信，美丽如漫天彩霞，“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从今以后就要祸福与共了，我会帮你打理好内事的。”

因为她，琉羽等了整整百年。

精致华美的火花冠，代表着尊贵身份，作为焰国迎娶正妻才能用的饰物，出现在本不该出现的场合，这是他对琉羽的补偿，尽管会带来不小的影响，甚至产生严重的后果。

他缓缓放回火花冠，星眸微闭。

“萧齐，在想什么？”身后，床上帐幔被掀起，琉羽半撑起身，一条玉臂露在锦被外，受室内暖意所熏，双颊犹染红，新婚夜过，未免有几分疲乏娇慵之态。

“你醒了。”目光不觉转为温柔与宠溺，他走到床前扶起她，“时候还早，何不多睡会儿。”

琉羽倚在他怀里道：“今日还要进宫谢恩，回头赴宴的王妃夫人们个个都是贵客，想她在时，这些事替你安排得极周到，我只怕料理不好让人笑话，给你丢脸。”

他抱住她：“我不会怪你。”

“头一回当家就出错，岂不让下人们看轻。”琉羽移开话题，“这次陛下赐婚是有意为之，应该是影妃在背后挑唆。”

他只略略弯了下嘴角。

飞鸟尽，良弓藏，君始终是君，共患难可以，随着手中权力越来越大，君臣生嫌隙也是迟早的事。

琉羽垂下眼睑：“你明知如此，还为我这么铺张，越军旧部会不会……”

“乌将军与昭恒将军他们都送礼来了。”他制止她再说，“我本该早些娶你进门，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并不在乎这些的，能陪在你身边就已足够。”琉羽柔顺地伏在他怀里，道，“你都执掌越军这么多年了，他们还念着旧主，始终不是好事。”

他微微皱眉：“急不得，外头的事我自有道理，无须你操心。”

知道他不喜自己插手外事，琉羽忙识趣地转移话题，两人再温存片刻，琉羽就起床唤侍女进来服侍自己梳洗。看着镜中美人，萧齐随手取了支金钗替她戴上，两人相视一笑。

琉羽站起身道：“我该过去给她敬茶了。”

萧齐迟疑了下，摇头道：“算了吧。”

“她毕竟是你名义上的正妻。”琉羽执意道，“焰国礼制，拜过她才能算云泽家的人，我不想落人口实，无妨的。”

萧齐沉默片刻，道：“既这样，我陪你去。”

云泽作为焰国大族，萧齐这一支又是正宗嫡系，家祠里香火不断，进门，迎面设着无数灵位，供奉的都是云泽家历代先祖，壁上悬挂着画像，记录着先祖生前容颜，以及族中的评价赞美之辞。

萧齐顿了顿脚步，搀着琉羽走向最后面那张供桌。

供桌空荡荡的，上面只孤零零地放着个灵位，尘灰满布，炉中烟灰冷寂。

一丝惊怒之色自眸中掠过，萧齐当即松开琉羽的手，看着门口的管事冷冷地道：“云泽家祠是容你们吃闲饭的地方吗？”

管事与仆人们早已心惊胆战，闻言全都跪地求饶，也是他百多年来从未认真看过这里，他们才敢如此怠慢，所有人早就认定他今日不会按规矩来的。

琉羽嘴角微弯，劝道：“罢了，好日子里就免了责罚吧，他们下回必定不敢了。”

她帮忙说情，萧齐这才忍住没有发作，示意仆人们退去：“先祖眼底，不论是谁，既进了家祠，就不容任何人怠慢。”

琉羽道：“我明白。”

两个人重新转向供桌。

尘灰下的灵位，尚能辨识“云泽越氏夕落”几个字，供桌后方的墙上蛛网遍结，挂着一名女子的画像，由于缺乏保养，已经破旧不堪，泛黄褪色，模糊得看不清容颜了，只从那姿态间感受到，其风神极美。

琉羽别过脸：“你说过，她与你并无夫妻之实。”

“越将军父子之事始终是我的过失，如今越家已无人，云泽家理应收留。”萧齐轻声道，“何况她的死是我造成，我亏欠她太多。”

“是我失言，你不必内疚，”琉羽扶住他的手臂，眼睛紧紧盯着那灵位，“你是为了救我，她若怨，只管怨我吧。”

萧齐握住她的手：“羽儿，多谢你。”

琉羽垂眸道：“她旁边……将来是你。”

萧齐摇头道：“你将来也会陪着我。”

琉羽抿嘴。

侍女们早已拿了块锦垫过来铺在地下，又捧上茶盘，琉羽拜过灵位，亲手接了茶敬奉，然后才在侍女的搀扶下站起身，冲他眨眼：“从今往后我就是云泽琉羽了，赶都赶不走的。”

逝者已矣，萧齐更有了珍惜眼前人的心意，抬手在她鼻子上刮了下，星眸中，平日那些锋芒尽数褪去，满含柔情：“再过半个时辰就进宫谢恩，我先出去准备，你再回房多歇会儿。”

琉羽答应着，目送他出门离开，许久才缓缓侧回身，唇边笑意逐渐敛去。

侍女们全都垂首。

忽闻“哐啷”一声，犹如玉石碎裂，供桌上“云泽越氏夕落”的灵位被长袖扫落于地，好在那灵位乃是万年木所刻，竟无丝毫损坏。

贴身侍女艺如忙过来扶住她，朝灵位啐道：“生前令王上为难，死了还要留在云泽家的祠堂，但她不过是个挂名的王妃，从未享受过王妃的尊贵，如今定王府只有夫人，夫人何必跟死人计较？”

琉羽微微别过脸，语气暗藏愤恨：“这一百多年，我每日每时都在担心，生怕进不了云泽家的门，遗人笑柄，一想到是因为她，还要向她敬茶，我……”

艺如使眼色：“王上心里只有夫人，夫人早已经赢了她，何必生无谓之气，让王上知道反而不好。”

琉羽长长地吐出口气，点头道：“是我失控了。”

一名侍女连忙上来将灵位拾起，放回原位，其余侍女均不敢做声。

艺如道：“稍后还要进宫谢恩，夫人先回房准备吧？”

琉羽恢复平静，搀着她的手步出家祠。

不着天，不着地，数峰生于虚空之上，耸立于白云之中，峰上遍是白石古木与奇花异草，其间点缀着无数亭台楼阁，更有水声潺潺，鸣禽飞走，只是不见人间烟火，透着不尽的冷寂。

风满襟袖，素白衣带起伏，身形越显单薄，唯独那双幽深凤眸，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洞府外，雁初独立小桥，远眺。

天际，一行雁过，正是越冬归来。

使女走来唤道：“雁初姑娘，弈主让你过去。”

三尺宽的石径，通往万丈悬崖，崖畔竖立着一块白色巨石，高数丈，远远就能看清上面那巨大的黑色古篆文，乃“弈崖”二字，雄劲有力，风骨凛然。

使女引她至此，悄然退下。

雁初放慢脚步。

耳畔琴声缥缈，巨石前是个小小的凸出悬崖之外的平台，平台两边生着几株奇特的花树，洁白花瓣落满地，掩映着中间那张石棋盘，和三个石凳。

身在永恒之间多年，眼前这地方雁初却只来过一次，关于那位特殊的主人，她也只见过一次，而且是在重伤神智模糊时，更不记得其容貌，唯有“永恒之间”四个字清楚地标志着他的身份。

走过石棋盘，将近悬崖边沿，雁初停住。

一袭淡蓝色衣袍，质地平滑光洁，上有丝丝光泽，如悠悠碧空，又如烁烁清流，袍袖长长流泻在地面，后摆足足铺开一丈，不时被山风托起，涌动。

五条细窄丝带结发，黑色长发夹杂着紫色丝带披散至腰间。

那人端坐精美竹席之上，面朝悬崖，仅余背影，云烟伴随琴声在他身旁飘荡。

雁初没有开口，静静地站在他身后听琴。

熟悉的曲调，抚琴人越发遥远。

一曲毕，头顶花衣如雪飞落，连同他身旁那株矮枫似乎也多发出了几片嫩绿新叶，恍如大梦春秋。

“可识此曲？”清冷的声音，来自那个背影。

雁初骤然回神，早在知晓他身份的时候起，她就怀有敬畏之心，因此没敢立即作答，斟酌片刻才小心翼翼道：“雁初是记得的。”

扶在琴弦上的手没有动作，那人依旧未回头。

雁初解释道：“自从来到永恒之间，雁初每年夜里都听过几次，甚是耳熟，也曾猜测那抚琴之人是谁，只想不到会是西聆君。”

西聆君没有接她的话：“决定了？”

雁初垂首，答得坚定：“是。”

西聆君收回扶琴之手，道：“永恒之间不插手外界之事，你虽在此苦修多年，所学却仅仅是焰国失传术法，原非我门下，既然执意选择这条路，今后行事便与永恒之间无关，永恒之间亦不再庇护于你。”

多年苦修，几忘岁月，却从未忘记外面的世界。雁初恭敬地作礼回道：“西聆君收容之恩，雁初铭记于心。”

西聆君道：“你先不必感激，我有件事要你办。”

一个白玉盆自他面前飞起，平移落到雁初面前，整个过程他连一根指头都没动过，此等法力委实非同凡响，雁初暗地里倒吸了口凉气，低头细看。

盆中不见土壤，竟是满满的一盆白雪，晶莹雪泥之上，生着一片狭长的墨绿色尖叶，高约一尺，无茎，叶中央居然长着个花苞，小巧玲珑十分可爱，只是仿佛失了养分，即将萎黄。

雁初讶异，仔细查看那怪花半晌，沉吟道：“听说世上有一种奇花，名一叶花，花谢得了因果，人服食此果，即可穿越轮回之门，离开五灵界而托往他方，只是此花极其稀罕，每一结果即枯萎，十万年后方能重生，常人无缘得之。”

西聆君道：“永恒之间亦仅此一盆。”

雁初道：“西聆君的意思……”

西聆君道：“此花需以血气供养，当日你的血不慎洒在它上面，它选择了你，这些年断了供养，它已停止生长。”

雁初明了：“雁初自当尽心养护，以报西聆君之恩。”

她果断地抬起手，并右手二指在左腕间一划，血流下，准确地滴落在玉盆中。白雪红血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萎靡的细叶感应到血气，依稀显出几分生机。

腕间血止，伤口快速愈合。

西聆君并未转身，却仿佛已将一切都尽收眼底：“你这些年所修，仅仅是火疗？”

“是。”雁初谨慎地答道，“五灵界高手众多，雁初就是再修几百年又如何？岁月不等人，雁初更不愿等，当年幸蒙西聆君搭救才得活命，如今习火疗，危急时或能自救。”

西聆君道：“折元治伤，此非善术。”

雁初道：“多谢西聆君提醒。”

“弈主，扶帘公主请你过去一趟。”使女的声音自远处传来。

“你可以走了。”见她固执，西聆君也不多劝，仍是背对她，抬起广袖下的手示意，“每十五日须归来饲喂此花一盏血，莫忘记你的承诺。”

雁初拜谢。

再抬脸，面前悬崖与人皆不见，此身已在一处山谷内。

既完婚，定王云泽萧齐携夫人琉羽进宫谢恩，又设三日宴答谢宾客，第一日宴请前来道贺的远客；第二日宴请族亲，焰皇意外亲临，更增荣耀；第三日则是宴请朝中重要官员。

定王府门外车水马龙，同来的有王妃夫人等女客，皆由仆妇接引入后园，场面隆重非常。前厅外设着露天宴席，主席位暂且空着，两旁客席上已坐了许多人，彼此谈笑，中间舞池内，数十美姬和着乐声，舞姿妖娆。

定王云泽萧齐，紫衣玉带，正站在阶前与几位官员说话，鲜艳的服色衬得整个人更加英武俊朗。

家仆引着两名身材魁伟的客人走来：“乌将军、昭恒将军来了。”

萧齐迎下一步石级，微笑道：“只来了两位，萧齐甚是失望。”

那名黑发短髯的将军先作礼，叹道：“王上放心，事情已过去，王上身边百年无人，我等看在眼里，也并非不通情理之辈，他几个没来是军中事务紧走不开，让我二人代为道喜。”

萧齐点点头：“越军那边，有劳乌将军安抚。”

两名将军再朝他作礼，各自入席。

眼见名单上的客人都已到了，萧齐待要吩咐开席，忽然一名家仆匆匆跑来报：“南王、南王妃驾到！”

歌乐声住，舞姬们也不约而同停止表演，热闹场面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

在场官员多是素日与定王府交好的，其中大半更是萧齐的心腹，闻言都吃了一惊，不约而同看向萧齐。

萧齐面不改色，亲自率众人迎出去。

阳光斜照入游廊，宽阔的游廊上，数人迎面行来。

当先一名年轻王者，头戴墨玉王冠，身披勾墨边绣墨凤的宽大朱袍，两鬓黑发映着阳光，犹胜墨凤之羽。

红与黑，最普通最单调的色彩搭配，到他身上竟变出了一种极致的华丽。

步伐不急不缓，正朱服色代表着尊贵的皇族身份，园中人众多，所有人都只

看到了他一个。五灵界闻名的俊美面容，龙眉挑情，眼角生春，那沉淀在眼底的笑意分明透着暖，在场官员却有一半手心握出了汗，纷纷低头不敢正视。

这种敬畏，不仅来源于其身份与风采，更是对其权势的惧怕。

南王，南王文朱成锦！

一个焰国百姓都知道人物，当年青云侯云泽萧齐迎娶越将军之女，获越军支持，在与牧风国的争地之战中告捷，先皇迫于压力，打消传位南王的念头，当今焰皇方得即位，云泽萧齐因立此大功而受封定王，但南王权势之大在焰国仍是人人尽知，民间甚至有“半面江山归南王”的传言，唯有云泽萧齐执掌越军与之分庭抗礼，这也是他受焰皇倚重的主要原因。

南王与定王的关系向来势同水火，且已多年不曾回京，今日他突然来定王府道贺，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见到萧齐，南王先停住脚步，含笑扫视众宾客，道：“定王大喜。”

“纳妃小事，竟劳动殿下驾临，萧齐惭愧。”萧齐按礼见过，亲自将他让到最上面的座位。

“本王回京觐见皇兄，闻得府上正办喜事，特来凑个热闹。”南王入席坐定，叹道，“记得当初迎娶定王妃时，场面都不及这般隆重。”

他似无心而言，旁边乌将军与昭恒将军却同时皱眉，打量四周。

眼前奢华，早已越过侧妃之礼。

“当年正逢与牧风国交战，国事堪忧，怎顾得上家事。”萧齐道，“如今陛下体恤下臣，金口赐婚，萧齐不敢太俭，有负圣意。”

轻妙淡写一番话带过，乌将军与昭恒将军虽仍有不满，面色已然好转。

南王颌首道：“传言定王妃乃是绝色，近日听说这位夫人也美貌非常，又与定王是旧识，此番定王如愿以偿，艳福不浅。”

萧齐道：“我二人认识不假，但传言自是渲染过多，无须在意。”

南王笑道：“本王冒昧讨杯喜酒了，来人，上贺礼。”

数名侍卫应声抬上两口大箱子，当众打开验看，里面件件珍奇，贵重又不过分，萧齐起身称谢，令人将箱子抬下去，然后吩咐摆上酒菜，重启歌舞助兴。

宴席开，乐声奏响，气氛总算得以缓解，南王興味盎然地看歌舞，不时以手指叩桌击节拍，众宾客见萧齐无表示，也逐渐镇定了。

一名仆人走到萧齐身畔，俯身在他耳畔低声道：“南王妃在后园，夫人请王上放心。”

萧齐微微颌首，仆人便悄然退下。

舞池中，舞姬们表演至高潮处，但见三色舞衣如彩云，急向两边分，现出中间一名轻罗美人来。



第二章

雁初

纱罗轻裹，金边抹胸半露，腰坠各种挂饰，如云高髻点缀无数金翠钗花，此等妖娆之下，偏又透着三分端庄，堪比宫妃，几乎令人产生错觉，仿佛只有她，才能承受起这样的华丽，而不见庸俗。

白纱蒙面，只露一双盈盈凤眼，额间金饰上，一点红宝石绚丽如血。

高超的舞技掩盖了身形单薄的缺陷，纤腰微摆，伴随乐声轻慢旋转，长袖在阳光下无声舞动，依稀暗香飞散。

看到她的第一眼，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安静下来，在心底赞叹。

萧齐也愣了下，停止谈笑。

乐声逐渐转急，片片舞衣飞，姹紫嫣红中，一片白色锁住了所有视线，满池游走，似穿花白蝶，似轻盈白雪。衣袂带得池上生风，掀动蒙面薄纱，容颜若隐若现，如雾里观花，雨中望柳，朦胧又神秘，引出人无限遐想。

顷刻，乐曲风格忽变。

未等众人反应，那舞姬以一个优美的动作掠出舞池，至萧齐面前落下，双手捧起他面前的酒壶。姿态不复妖媚，气度陡然庄严大方起来，她倒退回舞池中央，众舞姬共扶托盘，献上只空杯，但见她高举酒壶，玉足倒踢，晶亮酒水自壶中泻出，在半空划出道优美弧线，越过她头顶准确地泻入杯中，不曾溅出半滴，竟是焰国最难献之舞。

舞者弃壶于托盘，执杯起舞，时而倾身踢足，时而飞旋伏地，杯中酒始终不洒半点，舞姿更是美妙奇丽，连座上南王也毫不掩饰赞赏之色，笑着朝她挑了下俊眉，举起面前酒杯示意。

南王善于品评歌舞，风流更是人人尽知。

得到名家回应，舞姬眼波微横，似嗔似喜，捧着那杯酒转过每位宾客面前，看得众人眼花缭乱，都暗暗期待酒杯落在自己面前，然而每个人也很清楚，这杯酒绝对不会是属于自己的，不免又纷纷露出失望之色。

唯有主位上的萧齐，神情莫名地带了丝不安，最后竟变得分外凝重，目光越来越惊疑不定。

终于，那舞姬捧着酒杯停在他面前，慢舞，凤眸轻抬。

短暂的视线接触，萧齐越发震惊，倏地站起身！

众人正看到兴头上，料想这杯酒是要贺主人的，谁知他如此失态，不由得惊讶万分，连南王也意外地看向他。

舞姬双目泛起笑意，微带戏谑，居然掠过了他径直停到南王面前，高举酒杯，盈盈下拜。

“求殿下赏脸。”声音圆润如珠，自面纱下面滚落，字字清晰。

南王并未接酒，反饶有兴味地问她：“定王大喜，如何让本王占先？”

“民女能舞，是因为有会赏它的人，得殿下一顾，是民女平生之愿。”舞姬不紧不慢道，“何况此一杯酒，先敬贵客方不失礼。”

南王斜眸看萧齐：“果真？”

见乌将军与昭恒将军并无异状，萧齐恢复冷静，缓缓地点头：“殿下请。”

众宾客都跟着附和称是。

南王大笑：“定王好客，连府上舞姬也善解人意，如此，本王就不客气了，请。”

言毕，他伸手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把玩着空杯，边含笑问那舞姬：“叫什么名字？”

舞姬回道：“民女雁初。”

“雁初？嗯——”南王搁了酒杯，若有所思，“酒醒孤枕雁来初，好名字。”

雁初再拜：“殿下若不嫌弃，亦可留作枕边之雁。”

此话一出，众宾客了然，这种高等舞姬本就是趁青春美貌寻归宿，定王虽好，生活却极自律，南王就不同了，只没想到她会当众自荐枕席，还敢越过主人，委实大胆了点。

南王也觉意外，想自己突然造访，萧齐不可能刻意安排，于是细细地打量起她来。

萧齐脸色不太好：“府中人无礼，让殿下见笑。”

身在定王府，竟当面向南王献殷勤，众宾客暗叹她头脑简单，此番恐怕要受

极严厉的责罚，不由得都露出怜惜之色。

唯独南王弯了嘴角，看着雁初道：“想不到府上有这等妙人，定王好运气。”

萧齐冷冷地斥道：“还不退下！”

雁初不慌不忙道：“定王何不先问民女的来历？”

教习舞娘急忙上来解释：“王上息怒，领舞的意秋姑娘不慎伤了脚，雁初姑娘是临时从外面请来的，并非府中人。”

雁初重新转向南王：“雁初无主，殿下亦无须顾虑。”

见她轻而易举就替自己开脱了，众宾客惊讶，连萧齐也愣住。

南王似有了兴趣，手肘半撑桌面，倾身看她：“好个厚脸皮的女子，你的舞虽好，本王却未必非要不可，你且说出个理由来。”

雁初毫不迟疑道：“若失雁初，殿下必会后悔。”

南王笑道：“如此，本王是不能错失你了？”

雁初不答，再次斟酒奉上。

南王看着她片刻，终于伸出手，却并没有去接酒杯，而是顺势扣住那雪白玉腕将她整个人拉入了怀里。

雁初先是一惊，随即低眸轻笑：“殿下。”

两人言语举止已有调情的味道，不过这种场合本就是供男人们娱乐的，收送美姬亦属正常，众宾客颇觉怅然，纷纷举杯道贺：“定王大喜，倒促成了南王殿下的美事。”

南王起身笑道：“打扰诸位半日，本王该回去了。”

雁初也走到萧齐面前拜别：“愿定王与夫人白头偕老……”

“摘下你的面纱。”萧齐忽然打断她的话。

此言一出，众宾客即满怀期待，都想看看那面纱下是何等的绝色容颜，能让云泽萧齐也定力大失。

“民女只答应进府献舞一曲，至于其他，恕难从命！”雁初竟直言拒绝了，“如今民女是南王殿下的人，定王要看，须待殿下应允。”

萧齐盯着她没有表示，袖中手逐渐握紧。

众宾客都看南王。

“既是本王之人，民女二字便不再属于你。”南王抬手触及那面纱，停了片刻忽然又放下，笑道，“没有谁愿意分享自己女人的容貌，让诸位失望了。”

只消半日，流言已传遍京中：

定王府宴上，南王亲自前往道贺，席间收得绝色舞姬一名。

京中南王府大门外，设着两尊石雕的火灵兽，守卫们佩刀而立，纵是高手也插翅难入，尽显庄严气派。一队人马自远处行来，五十名威武的侍卫骑马在前面开道，中间拥着几辆马车，当先二辆装饰更华丽些。

车在南王府外停住，南王下车，携王妃缓步上阶。

南王妃万万没想到，赴一次宴，丈夫身边就又多了一个女人，而且听说她舞技了得，当众自荐枕席，想来必非安分之人，南王妃纵是嫉恨，当着南王的面又不敢过于表现出来，只笑着道喜，命仆妇带雁初下去安顿。

料知新人会受宠，众仆妇丫鬟虽看不起雁初的出身，却不敢刻薄她，反而处处赔着小心，讨好奉承。

再次领受世情，雁初仅付之一笑，规规矩矩随着她们安排，沐浴后，也并不去费心思装扮，两名仆妇见劝不过，便径直将她引入新房，房间明显是经过刻意布置的，床帐被褥都用的喜庆之色，几个丫鬟早已等在里面。

雁初倒很随意，在众丫鬟服侍下用过膳食，然后独自坐在椅子上慢慢地品茶，直至夜幕将临，园内各处灯火燃起。

珠帘轻响，一道高高的身影走进来，丫鬟们都识趣地退下。

王冠已去，长发只用一支墨玉簪随意绾起，数缕散下来，衬得面容越发俊美妖娆。墨凤朱袍也脱去了，换上纯黑色外袍，半露雪白里衣，透着难以察觉的冷意，俯视的姿态，带来隐隐的压迫感。

面对来人，雁初依旧戴着面纱，一扫白天媚态，不慌不忙地起身作礼：“最善于隐藏的颜色，殿下很适合黑色。”

南王停在她面前，没有扶她：“本王要隐藏什么？”

“雁初不敢擅自揣测。”

“你的出现，是逼本王与萧齐对上。”

眼尾更往上翘了些，雁初直了身道：“殿下原本没有与他对上吗？”

“女人不适合这条路，你在玩火自焚。”南王抬起手，手指隔着面纱不轻不重地、极缓慢地抚摸她的脸，感受轮廓。

雁初任凭他动作：“殿下错了，女人天生适合这条路，焰国子民热衷玩火是本性，只要殿下愿意执棋。”

面纱飘落，容颜展现无余。

修长手指略停顿了下，接着又缓缓抚过那光滑脸颊，优美双眉、精致鼻梁、鲜艳红唇，忽然转为扣住小巧下巴。

南王看着她半晌，道：“你的确很适合。”

雁初道：“我讲过，殿下不要我，一定会后悔。”

话音刚落，腰间就是一紧，一条手臂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迫使她整个人紧